富士康工人的怒吼与革命左派的落后

列宁道路

富士康工人的怒吼与革命左派的落后

November 24, 2022

富士康工人的怒吼与革命左派的落后

列宁道路
富士康工人发出了震动全国的怒吼！这次不是悲剧的十三连跳，也不是步行返乡的大逃亡，从22日晚间开始的郑州富士康工人抗争，到23日夜间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天两夜。24日白天的最新消息是资方为了平息暴动，答应给予工人人均一万的遣散待遇，但许诺能否落实仍有待观察，黑帮政府也必然在酝酿秋后算账。

这次英勇的抗争震动了黑帮压迫日益沉重、万马齐喑的中国，“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也给革命左派以极大鼓舞，“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汲取力量的主要源泉，正是工人群众的反抗精神”（列宁《新的激战》）。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钢铁般的力量，再一次看到了他们身上改天换地的革命潜力。所以无论这次抗争行动存在多少局限和不足，我们还是不能不赞扬富士康工人的壮举，不能不高呼“工人抗争万岁”！

这场抗争虽然自发，但其参与规模、对抗强度、持续时间和工人表现出的反抗情绪，都是近十几年来工人运动所罕见。

郑州富士康园区在高峰时人数可达三十万人，这次为应对用工荒又招工十万人，以此推测参与抗争的规模当在万人级别。从现场传来的各种视频看，工人与警察的对抗十分激烈，发展到了大规模武斗程度。愤怒的工人推倒围栏，掀翻警车，燃烧障碍物，摧毁监控探头，用拆下的铁栅栏和钢管武装自己。前来镇压的警察则全套防护服，手持警棍盾牌对工人围追堵截，现场还动用了高压水枪、催泪瓦斯、信号屏蔽车这镇压“三件套”。在23日白天，视频显示有落单工人被警察拿着棍棒围殴，有不少工人流血受伤。但当手持钢管的工人汇成人潮，大白们就只能节节败退，落荒而逃。到晚间，取得斗争优势的工人们打着红旗涌出厂区，在马路上游行示威。

不久前才熟练镇压过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黑帮警察，这次踢到了铁板。被吓坏的地方官僚和资本家们召开紧急会议，发布公告极力缩小抗争的规模和性质，宣称只是几百名外省人“聚集”，企图欺骗外界群众并分化工人。反动势力表面服软，用每人一万元的高额离职补贴换取工人平息怒火（这正是武装起来的成果！），暗地里从外地急调警力预备更大规模的镇压，沿着京港澳高速开往郑州的警车纷驰不息，胡萝卜在前，大棒在后。

这场抗争不仅是富士康的资本剥削和当地政府镇压催化的结果，也是整个中国深受黑帮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产物。

综合各方面信息看，斗争有两个主要的导火索，一是资方出尔反尔，克扣原本答应的招工补贴，将领取条件从干满一个月变为六个月，并且降低工价，工人感到上当受骗。二是资方没有妥善安置招收的新工人，安排其与老工人混住，且没有提供核酸服务，新工人害怕老工人中存在阳性遂产生恐慌。工人的恐慌心理当然不够科学，受到黑帮对疫情妖魔化宣传的影响，但资方的安排反映了其对待工人权益的粗暴和冷漠。这两个导火索在后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的“辟谣”声明中也能得到印证。因而这次斗争兼有两个层面的要求：既反抗资本家剥削，要求经济利益，也反对恶劣的工作条件，要求人身健康权利和尊严。工人的合理诉求得不到资方回应，不满和恐慌升级成愤怒，开始聚集讨说法并在被警察镇压后迅速发展大规模持械抗争。

抗争更大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仍然处于新冠疫情以来深重的社会危机中。富士康采取低劣的欺骗手段来削减用人成本、当地政府采取坚决镇压的应对方式，这些正是危机的体现。在经济上升时期还可以谈判对话留有余地的两个阶级，在危机萧条时期就不得不进行你死我活的赤身肉搏。黑帮专制政府无力摆脱并且只能加速这一危机。三年来劳动人民不仅直接受到黑帮防疫政策的压迫，而且无时无刻不受到黑帮赖以生存并抵死维护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剥削。就在几天前，在离富士康两小时车程的河南安阳，一把大火烧死了38个制衣厂的姐妹兄弟。这是又一笔血债，不仅肇因于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还要归责于黑帮的纵容支持和其劳动监察与消防检查的长期缺位。安阳这把大火让人们联想起曾“烧”出劳动法的深圳致丽大火，但殊不知在如今专制政府压制一切政治自由的黑暗年代里，再多的人命也再烧不出一丝改良，只是枉死！

这场抗争不仅向世人再一次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再一次证明了黑帮政府的反动凶残，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国革命左派的落后，并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紧迫任务。

这次斗争比不久前广州海珠区群众反封控斗争的规模和影响更大，疫情三年来全国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此起彼伏，而富士康工人发出了迄今为止的最强音。工人打退黑警的胜利，再次证明了作为大工业产物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和阶级本能，由于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由于其集中程度和组织纪律性，由于其一无所有而产生的最彻底的革命性，工业无产阶级只要稍加武装就是一支现成的革命军队。黑帮政府在制造越来越多的掘墓人，除了拿起武器的富士康工人，还有正在举行全国罢工的货拉拉司机、各地冲击封控走上街头的市民群众、发起反封校抗争的高校学生等等，工人阶级将是这其中最坚强的一个，领导各阶级一起将黑帮政府埋葬。

黑帮政府也用凶残的镇压再一次向整个世界宣告，自己早已背叛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自己实行的是野蛮残酷的法西斯专制。根据中国对外贸易协会的公开数据，2020年郑州富士康以316.4亿美元位列中国出口企业第一名，是华为的近2倍，贡献了郑州市进出口总额的80%和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这充分说明这家依托美国科技寡头和台湾资本的电子代工厂已成为河南的经济支柱和黑帮的统治基础，整个河南甚至更多地区的黑帮统治高度依赖于对这三十万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这也是之前地方政府亲自为富士康当招工中介，摊派招工指标、动员退伍军人和基层干部进厂的原因。这赤裸的嘴脸无怪乎有网友讽刺“人民共和国居然呼吁退役解放军给台湾资本家卖命”。那些脱下军装穿上工装的退伍军人当然也

会受到毫无例外的镇压，昨日维稳力量，今朝维稳对象。

就在富士康斗争的同时，左圈中还发生了另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在网左群体中影响力颇大的博主“未明子”用系列视频对“佐伊23”和激流网展开了批判，掀起一阵风波。双方的是非曲直在此不细论，已有左翼同志进行了基于革命立场的回应（见《谈谈未明子先生对佐伊23的批判》）。但一边是工人阶级拿起武器和黑警武斗，一边是自诩革命的左派们在网上攻讦纠缠，再没有比这种落差更能说明中国的左派发展极其落后、极度脱离工人的了。

首先说明左派脱离工人。中国的左派力量与工人阶级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中国的工人运动从而也长期处于经济斗争的低水平阶段。表现为国企下岗工人维权与反对改制的斗争，表现为东南沿海新工人为补缴社保和涨薪的罢工，表现为曾经的劳工NGO与合法的学术研究以及各种小型讨薪事件。过去十几年间，从老左派阵营中逐渐分化出的革命左派，进行了许多结合工人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的来说并没有找到一条教育和组织工人的道路，没有创造出先进的工人阶层，中国的工人事业并没有真正展开。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进入黑帮专制的新时代以来，即使社会危机加重，出现卡车司机、塔吊司机等全国性的行业大罢工，左派仍然只能束手旁观。

其次说明左派普遍还处在小组阶段。“未明子”炮轰“佐伊23”和激流网实质上反映了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泛左翼群体对传统左翼圈层的整体性疏离和质疑。这说明中国有革命愿望的左派力量（未明子本人将改良兜售为革命，但其粉丝许多抱有真诚的革命愿望）在缺乏政治自由的环境下被地域、行业、代际等因素所区隔，长期处于封闭、孤立、分散的小组以及比小组更落后的状态。相互间的攻讦与意气也是小组习气的表现，没有摆脱纯粹理论思辨占主导的萌芽状态。

现在富士康抗争再一次提出了革命左派何在的拷问，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打破落后分散的小组手工业状态，促进小组间的联合，一方面要在过去许多次挫败的基础上，继续克服千难万难去结合工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自觉的力量，要立即行动起来，但不是上街，而是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制定科学的革命纲领，通过思想统一来实现小组间的组织统一，对工人进行政治宣传和鼓动，依靠创造出来的觉悟工人队伍推翻专制政府，进而推翻整个资本主义。

工人在厂区里组织起来和武装力量对垒，并且取得局部优势，使人联想起1901年彼得堡奥布霍夫钢铁厂的工人罢工。工人们同军警激烈搏斗，用石块打退军警的数次进攻。罢工虽然最终失败，但证明了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同现代化军队进行巷战，成为了工人运动转向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标志性事件，俄国工人就此走向自己的十月。

富士康工人的抗争程度离政治罢工还差得很远，今天中国的革命力量相较于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则差得更远。我们已然错过并必然错过新冠疫情这次空前的危机，但资本主义危机将愈演愈烈，特色专制将一天比一天难以维持下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早一天沿着列宁昭示过的科学道路行动起来，中国工人就将早一天迎来自己的十月。